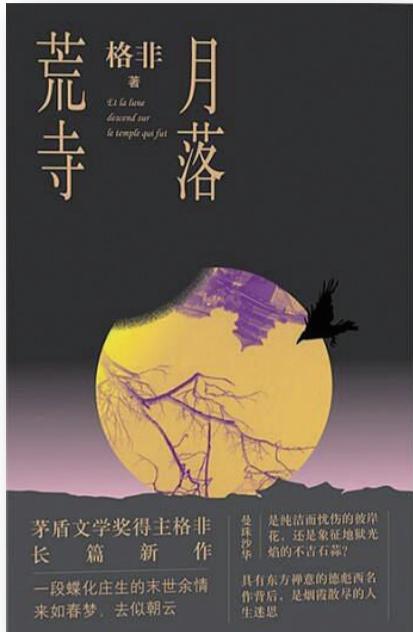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在追寻和重构中品咂多彩人生

——读格非《月落荒寺》

□刘小兵



日前出版的以反映大都市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欲求的长篇小说《月落荒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),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的最新力作。小说用绵密的叙事结构,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,玲珑而精致的场景描述,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,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。

小说以倒叙的方式,围绕着林宜生和妻子白薇的一场情变,以其既简单又繁杂的社会关系为原点,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精神困

惑,层层剥离解构,在展现其人生辉煌的同时,亦将其心灵的纠结和困顿一一呈现。故事中的主角林宜生才华横溢,但命运却一再弄人。在大学本科时,林宜生学的是哲学,硕士阶段学的却是西方哲学史。等他读了博士,因觉得康德和海德格尔毕竟不能“生生死”,又重新回过来研究老庄、王阳明和佛学。博士毕业后,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,在一所理工科大学教“马原”和“毛概”。由于教学方法独特,所授的两门课程,年年被学生评为“最受欢迎的课程”,他本人也被评为校级“优秀教师”。盛名之下,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,他频频受邀到各地讲课,收入与地位也与日攀升。然而,名利双收中,他却没有任何成就感,心里始终充满着虚无。此后,身患抑郁症的他与早有外遇的妻子和平分手,正值青春叛逆的儿子也不服他的管教,而他新近结识的年轻女子楚云,更在其精神最为彷徨的时候,悄然离开了他,只留下一个寂寥的背影……

《月落荒寺》的高蹈之处在于,他不但写以林宜生为代表的都市知识分子光鲜的一面,也把沉甸甸的笔触,深入探及到他们精神无依和情感纠结的另一面。林宜生出众的智商,优雅的生活环境,本令人羡慕,可他不顾导师的一再挽留,执意从南京到北京,只为躲避母亲的婆娑嘴、碎碎念。表面上看,是为了追求所谓人格独立,实则凸显出林宜生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丝偏激。而这位深受学子爱戴的“优秀教师”,却教不好自己离经叛道的儿子,又是多么无奈。更悲催的是,面对业已出轨的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,他竟息事宁人选择听天由命,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,一个铮铮男儿的血性,早已荡然无存,实在令人唏嘘。

书中的另一个重点,是围绕着林宜生与楚云的关系展开言说。经历了感情创痛的林宜生,经过4年的等待,终于在失落中找到了他和儿子的精神慰藉——楚云。就在林宜生的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前行时,楚云的身世之谜却逐渐显现,令林宜生困惑不解。终有一天,楚云失踪,再次让林宜生陷入到新的情感纠结当中。格非通过林宜生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遇,其实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生活逻辑:面对纷繁多变的人生,虽然人人都渴望在“追寻自我和重构自我”中找到足够的自信,但惟有真正懂得珍惜和坚守的人,才能找回那份初心,从而不被生活的激流所淹没。

作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,父子间有代沟和心理冲突,是始终回避不了的话题,格非敏锐地正视了这一点。他提到林宜生与儿子的隔阂,有亲情缺失的一面,也反映出他在对待儿子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上,有不认同的一面。好在两代人在不断调和中,终于实现了内心的和解。格非通过这场父与子的情感较量,在书中发出了真诚的呐喊:“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年轻人,(他们的)生活观念和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有非常大的不同,但是这当中还是可以进行沟通的……”这也从一个侧面,将林宜生不断修正自己,进而走向内心成熟的过程颇富深意地表现了出来。

格非说:“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,由于这个时代的变化,都在重新定位自己,我们也在不断地调和或者说调整自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。”林宜生、白薇也好,他们的儿子及楚云也好,即便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言,都概莫能外。毫无疑问,格非在文中的这种寄寓式叙写,值得我们关注。

## 我为什么推荐《神探虎斑猫》?

□沈石溪

我是一位动物小说写作者,虽然我的绝大部分动物小说都是用传统手法来写的,但我也一直在关注新的动物小说类型,甚至有所尝试。这个新的动物小说类型就是奇幻动物文学。

先来简单地说说奇幻动物小说的几个特点。第一,奇幻动物小说往往突破人类对动物世界的认知局限,不仅让动物开口说话,动物还具备复杂精妙的心理感受,而且动物世界往往与人类生活交织在一起。第二,虽然奇幻动物小说里的动物会说话,但作者并没有把它们设定为人类的传声筒,而是平等待之,依靠动物来观察环境、叙述故事和演绎情节。第三,奇幻动物小说里的动物幽默风趣、古灵精怪,同时又充满孩子气,还能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做的事,在某些方面,如判断、直觉、行动等,它们的能力比人类更强,甚至能反过来拯救人类。

今天要说的《神探虎斑猫》这套书,基本上符合奇幻动物小说的这三个特征,但又有些许自身的特色。首先,虽然作者让故事的主人公神探虎斑猫以及其他动物说话,但仅限于在动物世界里,它与人类无法进行语言交流,而人类有时候也猜不透、不理解它的想法。我认为作者这样设定非常巧妙,也符合情理,并没有把神探虎斑猫夸张地神化。在人类的眼里,它看上去就是一只普通的猫,爱吃鲜鱼,爱睡懒觉,也背着主



是虎斑猫和懂猫的孩子们。

很明显,本书的作者英国作家詹妮弗·格雷是一个懂猫、爱猫之人,她的很多深入虎斑猫心理的描写惟妙惟肖,十分传神,会让我们以为:说不定现实中猫就是这么想的。对其余几位动物反派,如邪恶猫姜饼干、喜鹊帮(成员是吉米、柴刀、恶棍)、蛮横霸道的鹦鹉(吉米的妻子)的刻画也十分到位,读它们的对话让人忍俊不禁。

(《神探虎斑猫》, [英]詹妮弗·格雷著,潘鹤文译,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)

抗日战争期间,由北京、清华及南开三所高校组建的西南联大办学8年,在教育、文化、学术、科技等领域,均创造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。后世关于联大史及联大人之研究或回忆性的著作,无疑已是汗牛充栋。但要说到联大时期历史文献的出版,相较而言,则要稀少得多,其中重要的大致有《西南三千五百里》(1939年首版)、《西南采风录》(1946年首版)、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(六卷本,1998年首版)等。2018年出版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《张宗和日记》等日记出版物,自然也属该范畴。

还有,便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发行上市的《*今日评论*文存》(十卷)和“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”(九卷)。作为西南联大曾栖身8年的这片大地,于今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,终于捧出了必将令全国学界惊艳的丰硕成果,且绝对堪称百科全书级的恢弘史诗。

今天我想重点说的,是皇皇350万字的前者——《*今日评论*文存》。

联大8年期间,以那些学贯中西、震铄古今的教授们和思想新锐、才华绽放的学子们为主,在连天烽火之中,在教学相长之余,创办了大量报刊,仅曾系统持续出版、并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刊物,至少就有《战国策》《*今日评论*》《民主周刊》《当代评论》《时代评论》《自由论坛》《西南边疆》《边疆人文》及《国文月刊》等9种。

在学者张昌山看来,这一特殊群体所肩负的救亡与启蒙、继承与创新、表达与引导之重任,便主要藉由这些刊物平台而实现。上面所发表的作品,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固已时过境迁,使命不再,但作为记录和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献,具有历

## ■新知新思 联大时期中国学人的世界与世界观

□温 星

久弥新的永恒价值。这,便是他与云南本土学者、出版人夏代忠、尹杰、赵石定等共同策划,陆续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并出版各刊当年所发表文章的初衷。

《今日评论》为16开周刊,创刊于1939年1月1日,停刊于1941年4月13日,共出版五卷、114期。由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发起并主编,云南大学教授王麟愚协助编辑出版,作者多为联大知名教授,也有进步学子,还有同期活跃于国内国际文化战线和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。他们都以联大为核心,以《今日评论》为阵地,发出自己内心深处关于这个时代的最真实、最铿锵的声音。

潘光旦、朱自清、费孝通、罗隆基、陈岱孙、冯友兰、沈从文、钱锺书、陈序经、傅斯年、吴文藻、钱穆……简直就是一份联大精英谱,一份联大时期的中国文化精英谱!

这份曾远销香港地区及国外的刊物,以指点江山与试图干预、推动国内国际政治的政论为主,也兼及文史、文学、文化领域。许多作者之间常有激烈的碰撞与交锋,集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思想开放、兼容并包之办学宗旨。

在1939年1月8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《*今日评论*》中,有着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美誉的潘光旦先生,发表了一篇《抗战的民族意义》。“抗战的最后意义无疑是民族的,而不止是政治的、经济的。”“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民族,指的不是笼统

的民族的生命,而是维持这生命的元气,或活力,或竟存力。抗战之所以有意义,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,来检测我们民族的元气,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竟存力。”彼时,全面抗战爆发仅一年半,潘光旦便能见血见肉与火本身,从民族长远发展的视角来思考抗战的意义。我联想起大半个世纪后汶川的情形,若以潘公之视角观之,大地震的民族意义不也在于它正好给了转型期中国一个机会,来激发本已渐渐迷失乃至丧失的民族韧性和凝聚力?

在深刻分析抗战之艰辛、犀利鞭挞日寇之残暴的同时,许多所收录的文章也具有着强烈的前瞻性,非常有远见地预言了抗战的最终胜利,并不断为战后进行着理论和舆论的准备,《抗战致胜的政治》《战后之整理与建设问题》《抗战建国与地方自治》《战后复苏政策》,等等,便属此类。其中,钱端升教授在《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》中写道:“我们今后若干年的工作,也就是我们各个中国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责任,不外抗战与建国。两者是相关的。不抗战,则无国可建。不建国,则抗战即使获得了胜利,这胜利也是极短期间的胜利,难以长久。”“抗战与建国很难截分。抗战时须即建国,建国时或又须抗战。”从中,我们不仅能看到那个苦难时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清醒、乐观与睿智,更能窥见这一群体在助推国家与民族发展方面的重要性。



书香茶座

擅长写南国故乡事的朱山坡,这次将空间移到了洛阳,将时间穿越回了公元3世纪的西晋,重写了一个历史上有来有去的绿珠故事。古往今来,绿珠之美与石崇之富,两者的纠缠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,吸引着人们吟咏、赞颂、慨叹。杜牧就写过《金谷园》:“繁华事散逐香尘,流水无情草自春。日暮东风怨啼鸟,落花尤似坠楼人。”

绿珠是广西博白人,姿容绝艳,善歌舞,精琴艺,不知朱山坡的“重写”是否有多人之思,《南国佳人》里梁姝(绿珠)初现的“白州”可视为地域上的寄托。朱山坡对历史的重述不在于“实事求是”,而在“失事求似”——这个1943年郭沫若回应关于历史剧《屈原》论争而提出的概念依然是有效的,倘若用理论术语来说可称为“新历史主义”,即在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,求一份“相似度”。在郭沫若,求的是屈原爱国精神的再现;在朱山坡,求的是美之魅惑与危险的合命题,两者互为否定又互为镜像,召唤出了一个历史深处的深情和悲情故事,也重构了一个历久弥新的人性悖论的景观。

首先,朱山坡改写了绿珠之美的起源。在《南国佳人》里,绿珠之美并非天生,而是世间圣洁绝美之物“绿珍珠”与“美女”的结合,不仅有骨相之美,更有纯洁无瑕的内心之喻。再者,在修辞上,朱山坡用《诗经》写卫庄公夫人的美妙辞句对绿珠的容貌进行了描绘,如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”,也有现代语言的描绘:“温润明亮、光彩照人、晶莹剔透、泛着淡淡绿光的脸”,配合着“曼妙的身材、清瘦的骨架”,简直是“女神一般纯情、圣洁、高贵”!不过,朱山坡更多的是采用了罗敷之美、海伦之美的侧写方法,即通过旁观者的所见所闻以及引发的占有欲、嫉妒心、怨恨、围观、骚乱甚至战争,来激发人们对于“美”的想象。石崇带着绿珠出使南洋,夫甘都卢国国王及其儿子均对绿珠起了贪心。绿珠还没到洛阳,画师已将绿珠画像做成了最赚钱的生意。到洛阳之后,石崇藏绿珠于专为她建的金谷园,数百妻妾纷纷失宠。王公贵族、文人骚客莫不想一亲芳泽,凡亲见绿珠者莫不为她的美貌惊呼。《金谷二十四友》的潘岳为绿珠得了相思病,宫廷画师、公孙媚的爱人毛用画出了最精妙的绿珠像,价值千金。晋武帝的舅父王恺富可敌国,生日宴会上指定石崇携绿珠来拜寿,叹息自己有财但没有他的艳福。每月十五绿珠在街上行走,总有万人围着跟随。石家商行生产的“绿珠粉”价格昂贵,一出即空。凡此种种,都令读者对绿珠之美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向往,各各想象出了自己心中最美的绿珠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,绿珠冰雪聪明,颖慧过人,不仅能熟读经书,而且对于石家复杂的生意经也成竹在胸,笔笔了然,甚至在石崇遇到经济和政治上的问题时,她也能出谋划策,助其脱离困境。石家商船被扣南洋,她将自己以500万之巨资抵押给王恺,约定半年归还。她主动冒险去到南洋,救出石家商船,带回了大批值钱货物。石崇爱绿珠,是爱她的仙容,更是爱她的纯洁品格和过人的勇敢智慧。有绿珠的洛阳,是活色生香的,生机勃勃的,而没有绿珠,偌大的繁华都城也形同荒芜之地。这当是朱山坡的独创,因为我还没见谁写过绿珠好读书善理财。这一重书写从内在层面上强化了绿珠之美,也为她在彼时彼朝的魅力与吸引力增添了更具合法性的解释。

“美”是一个永恒的谜题。浮士德与魔鬼打赌后,一生都在向着“美”的境界精进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喊出“美啊,请你停留一下”,然后怀着崇高幸福的预感享受着生命至高无上的那个瞬间。在

治上的敌对关系,为绿珠故事带来了新的戏剧张力。绿珠被天下首富石崇带走这个场景极大地刺激了他。他留在夫甘都卢国,学会了与商人打交道、做生意,掌控了南洋数国的珠宝行业,不择手段娶了国王的女儿,富贵权势更甚于石崇,但他终究不能忘怀绿珠,一生极尽荣华却又在情感上极其荒寒和匮乏。此外,公孙媚间接地因绿珠而自杀,毛用弄瞎了自己的双眼。在绿珠容貌被毁事件中,因嫉妒而给绿珠护肤品里下毒的石崇之妾疯了,丫头自尽了,锁匠被石崇命人砸残了双手。更有多少男人因恋慕绿珠而丧心病狂,多少女人因失去丈夫之爱而嫉恨绿珠。朱山坡挪用了尼采的“深渊”说来形容“美”的危险性:“绿珠是一口深渊,你凝视太久了,你自己陷进去了。”

《南国佳人》对“美”进行了生动细致、富有故事性和想象力的书写。它越是将绿珠之“美”写得惊世骇俗,就越是对托出了“美”之凋逝的令人痛心、伤怀和叹惋。更为重要的是,我们对“美”说之不尽,想之不乏,还因为它的“钱”、“权”一样,都具有极端化情境中的某种功能,即作为“测试剂”、“度量衡”,能测量出善与恶、黑暗与光明、卑鄙与正直、背叛与忠贞等人性深处的重重暗影与光华。我想,这可能是朱山坡要展现和抵达的终极命题吧。

(《南国佳人》,朱山坡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)

种关联,可互为观照。收录在这套文存中的典范也不在少数,如崔子敬之《论美国对日报复问题》、王迅之《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》、吴学义之《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》、邵循恪之《苏联的远东政策》、陈西滢之《英德战争的观测》,等等。

联大云南办学的8年,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称之为“滇云八年”。这正是该社规划中一个浩瀚体系的总称——“滇云八年书系”。作为主编的张昌山,在总序中如是写道:“滇云八年,是艰难而又辉煌的时日。其间成果之多,成就之高,内涵之丰赡,精神之刚毅,特色之鲜明,难寻他例。”

这套书的名称和定位,不由得让我想到曾在联大研究领域被公认为最珍贵、最具学术价值的那部《联大八年》。2010年,这本只停留于传说中的小册子在尘封近一甲子之后,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被发掘打捞出来,重新出版,内容是联大刚宣布解散、三校北归之前,部分学生集中创作的关于联大的生活和记忆。其珍贵性和研究的学术价值,便在于其创作的时间、状态与真实历史的同步和交融。因此,显属我在本文开篇所称的非常稀少的联大时期的历史文献。

而这套《*今日评论*文存》以及计划中的整套“滇云八年书系”(九大名刊各成一套),无疑,是迄今联大研究及联大时期历史文献中体系最为浩大、价值也最为重大的出版物。我敢说,没有之一。从这些弥足珍贵的文本中,我们能够读到联大时期中国学人的世界与世界观,他们的迷茫与探索、思考与观察、呐喊与追求,也尽在其中。

(《*今日评论*文存》,张昌山主编,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)



这一方面,费孝通于1941年2月16日在第五卷第六期《*今日评论*》上发表的《农田的经营和所有》则更加典型,文中,这位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学者,对我国农村的农田制度进行了精辟分析,而这种分析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政策重要的理论依据。

以联大师生为主的庞大的作者群体,多出古入今,学贯中西,故其视野并不局限于本地、本国,于国际政治世界格局亦多有观察与论述,而这种观察与论述,往往又与国内战局政局有着某